

平可言；兩國又深信，現欲建立一廣大及永久性質的一般安全制度，則各國一律裁減軍備，實屬必要，是以兩國極願援助及鼓勵各種切實辦法，俾使所有愛好和平之民族，減輕其負擔。

我們看了上開的八項原則，就很容易聯想到一九一九年美國故總統威爾遜的「十四原則」，軸心國雖然以此反唇相譏，認為八項原則絕無實現可能，與十四項原則初無二致。但我們認為時代不同，當不能同日而語。第一，美國人民對於世界的認識，與二十餘年前完全不同；那時孤立派的勢力甚大，人民對於世界政治，也沒有正確的認識。威爾遜總統雖有先知先覺的知慧，但離開民衆太遠了，所以自歐洲返國之後，他的主張就被參眾兩院所否決了。國際聯盟是美國所發起的，但其結果美國站在盟外，如何能希望它奏效呢？但在羅斯福總統完全不一樣，他是美國當前唯一的大政治家，腳踏實地，雖在民衆之前領導一般人民前進，但跑得並不太遠，加以美國人民二十餘年來，對於國際局勢，均有深刻的認識，美國苟不參加集團，維持世界和平，則將來永無和平可言。第二，歐洲各國政治家，在第一次大戰結束之後，均無澈底解決歐洲各項問題的誠意，一切僅求其表面而已。凡爾賽和約可謂第二次大戰的禍根。但在此際，英國首相邱吉爾，也是近代偉大政治家之一，對於世界各項問題，均有正確的觀念。最近發表演說，其言有曰：『余與羅斯福

總統會晤時，即抱有一種見解，即雖不欲擬定最後的和戰目的，但不可不對於各國人民有所說明，俾能攜手邁進。惟吾人與協約國在上次大戰後所抱態度，截然不同：（一）英美兩國並不假定，今後決不再發生戰爭，所以吾人應作充分的準備，以阻止再度發生戰爭；一面以有效方法，解除犯罪國家之武裝，另一面自己保留相當的實力；（二）吾人不欲在商業上，以種種障礙破壞德國貿易，如一九一九年之所為，良以任何一國苟不能繁榮，即非世界之福，亦非英美之利。』

所以英美聯合宣言的八項原則，匪特在理論上盡善盡美，抑且在實際上，頗有實現的可能。這是戰後新世界的曙光，當為一般愛好和平人士所歡迎，尤其是般在水深火熱之中的亡國人民，聽到了羅邱二公所發出的福音，必能大為興奮。不過現在的問題，還是在如何摧毀納粹，如何打倒希特勒，這個問題，我們希望在未來的英美蘇三國會議中，能獲得圓滿解決。自德蘇前線傳來的紅軍捷報，就是我們的好消息。我們希望紅軍能英勇抗戰，並希望各民治國家，均能出力援助。蘇聯因為德軍的潰敗，就是世界各國的勝利，一切問題就可迎刃而解了。目下尚在黎明之前，黑暗是不足為慮的，一俟曉風吹來的時候，光明就在我們的眼前出現了。

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六日上海

## 十年來的日本政治

林煥平

——為「九·一八」十週年紀念而作——

九·一八事變爆發，到今天已經是十週年了。一九三一年日本在瀋陽城頭所放的侵略砲火的第一砲，到今日已延燒成全面的中日戰爭了。這一個戰爭的發展過程，可以反映日本國內的政治發展過程。在右翼革新份子的「大陸拓展，國內改造，雙管齊下」的指導理論下，內政成了外交的繼續，侵略的繼續，是必然的。

戰爭是政治的延長。日本的侵略中國，是在某種一定的政治理念之下進行的。大陸拓展，即滅亡中國，控制東亞，是明治維新以後，日本統治層始終如一，從無稍變的政治理想。但在實行大陸拓展，滅亡中國的步驟與方法上，則產生了急進與緩進的對立，再由急進與緩進，演變成明顯的右翼革新與現

狀維持兩派。十年來的日本政治史，主要地就是這兩派的矛盾鬭爭史。

一九二九年下半期至一九三一年間，是日本經濟恐慌最嚴重的時期。因之，日本的罷工鬭爭，左翼運動，在這個時期就達到最高潮。日本的統治層，特別是右翼份子，感到異常嚴重的威脅，於是運用日本特別精密的警察網，大加彈壓搜捕左翼份子，使左翼革命運動在幾年之間，不得已地退潮。

但是當時的左翼運動，深得日本民心。右翼光是彈壓，不足以收買人民。於是鼓起了他們對外冒險的野心。而這野心又恰恰與解救經濟恐慌的血路的要求相一致，於是乎驚天動地的九一八晴天霹靂地發生了。

軍閥是暴躁的性急的；他們想一下子把整個中國吞滅了，好向天皇表功自尊。於是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又發生了這樣的燥急行動，與緩進派的

步調顯然不一致。於是乎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尖銳化了——急進派與緩進派，即右翼革新派，主要是以軍部少壯派及民間法西斯勢力為代表，與現狀維持派，主要是以元老重臣財閥政黨為代表，對立激化了。日本政治的內在矛盾，由急進緩進兩派聯合反抗無產階級革命的形勢，漸漸地發展到緩進派到某程度的對左翼妥協，而對抗右翼革新勢力了。換言之，統治階級對左翼的對立，漸漸降至次要的地位。而統治階級內部的革新與現狀維持兩派的矛盾，漸漸地變成主要的矛盾了。

這樣以血盟團事件為暴風的信號，五一五大暴動便發生了。五一五事件被犧牲的雖然只有大養毅首相一人，但他們暴動的計劃和規模，卻僅次於一二六。

日本革新勢力，在國內給現狀維持派以嚴重的打擊，在滿洲則積極進行侵略，計劃建立為「滿洲國」。他們和現狀維持派的思想與行動既不一致，為「滿洲國」成立後，他們就盡可能的完全置於自己（代表的機構是關東軍）的支配之下，不讓保守財閥插足。對外的侵略戰爭，是有礙於國內的和平工業的；而對外的掠奪所得，又不許保守財閥過問，是則對於其所受的經濟恐慌的痛苦，並無多大補益。這樣的情形，又只有使他們之間的矛盾加深。

一九三二年五月至一九三六年二月，齊藤和岡田兩代超然內閣，也即

是日本人之所謂的「鎮靜內閣」，顯然是在西園寺的政治思想指導之下，現狀維持派對革新派的反攻。第一線的先鋒人物，就是齊藤、岡田、高橋，是清等人。他們的「鎮靜」，可說收到相當效果。從齊藤內閣起，政黨雖已失勢，但仍能與保守勢力維持相當的聯繫和合作。使這差不多四年的時間，日本政策得到相對的寧靜——至少表面是如此。然而這個時期，正是少壯軍人從最初就極力反對，認為是政黨出賣日本民族利益的倫敦海軍條約期滿時期。日本革新派已一天積極似一天地反對該條約，要求廢止該條約。後來日本參加倫敦海軍會議，提出對案，企圖廢止五五三的比率，不遂便宣佈退回該會議，同時宣告廢棄倫敦海軍條約了。在這一個問題的鬭爭上，革新派得了勝利。

這個時期，日本的經濟恐慌，並未能好轉。中小工商業者破產者日多。這又給法西斯運動以更廣泛的基礎。同時，左翼運動又執拗地開展。特別是自一九三五年初起，人民戰線運動猛烈發展，給右翼革新份子以很大的刺激。革新派乃又乘勝小勝的餘威，大為抬頭。

革新派要對外侵略，必須要獲得內政上的勝利；要獲得內政上的勝利，必須要對外侵略。換言之，對外侵略是在國內奪取政權的資本；而國內的政治理支配權，又是維持對外侵略的基石。這是相互統一互為因果。

於是在內政上，以一九三五年末，相澤中佐在陸軍省官邸刺斃肅軍派最重要幹部軍務局長永田中將為信號，又爆發了二二六奪取政權的大暴動。這次暴動，是在少壯派領袖荒木真崎及民間法西斯領袖北一輝、大川周明、西田稅等的領導之下發生的。當時要脅政府及□□，把政權交給真崎。而相澤中佐的刺殺永田中將，及二二六事件的爆發，又是以肅軍派（當時以林寺內為領袖）罷免了真崎的教育總監職為導火線的。這一暴動雖然失敗，但現狀維持派的第一線人物，如齊藤、高橋、渡邊大將等均已死於非命，僅岡田首相得以倖存。屬為替死鬼而死裏逃生。而其後的日本政治，雖非由革新派完全掌握政權，但政治已由革新派所左右，所支配了。經過這次慘敗而心中懷恨，憤憤不平的革新派，總想找對外侵略的機會以衝擊現狀維持派的攻勢。這樣，經過廣田林二代內閣而到一九三七年的第一次近衛內閣，終

119692 於鎮壓不住，驚天動地的七·七事變爆發了，繼之以八·一三戰爭爆發，中日全面戰爭便不可避免地展開了。

據日本軍閥的估計，三個月就完全可以解決中國。日閥果如照計劃達到目的，則其在國內必可掌握政權，是必然的。然而出乎日閥的意料之外，三個月連上海一隅都攻打不下，南京退守後，中國拒絕德大使陶德曼所斡旋的和平要求，中日戰爭決定地長期化了。近衛在軍閥的挾持之下拉走了一個天字第一號的民族敗類汪精衛，毫無補於實際。近衛乃掛冠而去，少壯派——革新派又受了一次的挫折。繼起的平沼內閣能夠抵抗革新份子的壓迫，雖開過五六十次的會議，都未肯違爾簽訂日德義三國同盟。一九三九年八月德蘇妥協的暴風，吹毀了平沼內閣，其後連續繼起的阿部、米內二代內閣，在元老重臣勢力的前衛湯淺會平的庇護之下，更富現狀維持色彩。在這個期間，日本統治階級一致認定中日戰爭長此下去，只有埋葬日本的前途，故主張妥協英美，解決中國事變。少壯派既不能解決中國的武力反抗，無可如何，也只好讓穩重派去試試他們的法寶是否靈驗。

然而，一九四〇年是世界突變的年頭。德國竟能於從四月九日至六月

九日這兩個月之內毀滅了丹麥、諾威、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和世界第一等強國的法蘭西。英國也岌岌可危。這刺激了日閥少壯派及一切民間法西斯勢力重新振作起來，追求「黃金機會」。在國內去了米內，重捧傀儡近衛上臺，標榜新體制，組織大政翼賛會，威逼既成政黨的解散，及現狀維持勢力的瓦解，如重臣湯淺不久就被迫去職。對外則實行「南進」「和平進軍」，越南北部，並迫英國封鎖了滇緬路。到九月，平沼所不敢簽訂的三國同盟，由近衛

簽訂了。從此，革新派就更進一步地支配了日本政治。日本外交更「一元化」追隨德義外交了。

德國進攻英倫的失敗，雖然使革新派略受挫折。但今春德國在巴爾幹的勝利，及蘇德戰爭的爆發，又煽旺了革新派的野心。二次近衛內閣倒臺，去掉了那簽訂蘇日中立協定以繫繩自縛的松岡洋右，第三次近衛內閣的閣員就大半由軍人霸佔了。她要南進，佔領泰緬馬來亞及荷印；她要北進，佔領西伯利亞。她對中國的侵略也不願放棄。日本已由外交追隨德義轉變到軍事追隨德義了。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中英美蘇與日德義已形成了根本的對立，英美的對日安撫政策已被對方所埋葬，雖然英美直至今日為止，仍未完全放棄這樣的幻想。

不過，中國四年多的抗戰，到底使日本的「有識之士」為國運前途而擔心。在這裏又產生了革新派和現狀維持派的矛盾。這矛盾的焦點是立刻南北並進與暫持觀望。這矛盾的公開表現是平沼的被刺受傷。這可能又一次大暴風的前兆。十年來的事實，差不多是每隔五年來一次「暴風雨」，而「暴風雨」來臨之前，必有信號。

日本的革新勢力，方興未艾。日本右翼革新派的政治理想，對內是實現法西斯軍事獨裁，對外是向大陸拓張，建立「大東亞共榮圈」，完成「八紘一宇」的理想。除非國內外的條件成熟，使日本人民起來推翻了軍事法西斯的統治，則中日兩國絕對無「共存共榮」的妥協可能。中國人民的幸福，日本人民的解放，只有在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的洪流之下，起來為摧毀日本的軍事法西斯統治而鬪爭。

## 如何建成國產汽油工業

徐同鄴

一 平時需要汽油戰時更需要汽油  
任何現代國家，如果沒有汽油工業，就談不上建軍。現代軍備，無論為陸

軍機械化部隊之戰車裝甲車砲車兩輪車三輪車，空軍之飛機及深照燈車，海軍之艦隊，均以汽油為食糧。苟一旦汽油來源斷絕，則國防機構及交通命